



六月，布谷鸟叫了

■ 任明（亳州）

六月的最后一天，我开车回老家。从谯城到村里，四十里的柏油路一直通到村口。我小时候，这条路杂得很，一段土路、一段砂礓、一段柏油，一下雨就成了烂泥路，自行车骑进去得扛着出来。路好了，人却少了。

六月底，玉米才长到膝盖往上一点。叶子绿得发黑，风一过，哗啦啦发出白背。玉米秆还细，也不密，从缝隙里能望见地里套种的庄稼，还有远处村子的房顶，灰瓦红瓦，一片连着一片，水墨画似的。

车到村口，几位老人聚在树下说话。我下车打招呼。老叔坐在石礅上，含糊应了声。他脚边有几粒打麦时落下的麦子，从地缝里冒出了芽，细细的两根绿，顶着太阳，像谁随手插下的香。

到家片刻，我提着画具往外走。爸说：“天热还画，带把伞吧。”我应了声：“没事。”村道两旁的花和植被都卷着边，热烘烘的土气往上蒸。

记守是我发小。从小一块儿在坑塘里凫水，一块儿上学，一块儿练武，一块儿掏鸟窝，一块儿扒拖拉机去赶集。后来我去外地念书，他留在村里种地。每次回来，都能远远望见他自建房屋顶上插着的红旗。偶尔碰见，他也不多话，只憨憨地笑笑，就一句“回来啦”。

今天又远远望见那面旗，红红的，在风里摆动。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对我说过的话：“明，你去外头学画画，画好了把咱村也画上。”我说行。可画了这么多年，竟没正儿八经地画过一回村子。

往村北走，经过几户五保户家门口。墙外空地没人管，野花草疯了一样长。灰灰菜从砖缝里钻出来，马蜂菜贴着地铺了一大片，牵牛花绕着枯枝往上爬，紫的、蓝的、粉的小喇叭朝天吹着。最扎眼的是丝瓜秧，爬上了房，开着黄花，滴滴着长长的瓜。没人浇水，没人管，它就靠雨水、靠地气活着，一年比一年旺。

再往前，瞧见近门的大爷蹲在家门口摘毛豆。搪瓷盆搁在脚边，盆上印着红双喜。豆荚鼓鼓的，一掐“啪”一声，圆滚滚的豆子蹦出来，撞得盆脆响。那剥豆子的声音一下一下，均匀的，听着像钟摆。

“大爷。”我喊他。他抬头看我，眯着眼认了一会儿：“明儿？啥时候回来的？”

“刚到。”

“吃了吗？没吃家去。”

我说吃过了。他又低下头剥豆子，没再说话。可那声音还在，钟摆似的，听着让人心里踏实。小时候我常蹲在旁边跟着他剥豆子，他剥得快，我剥得慢，他总说“慢点，别把豆子掐烂了”。那时候他的手大，指头粗，豆荚在他手里跟听话似的。如今他住进了村里统一规划的安置房，自来水、燃气灶都通了，可还是习惯蹲在门槛外剥豆子，说“屋里亮堂堂的，干农活不自在”。

午饭是凉面条。新麦磨的面，筋道。蒜汁、黄瓜丝、豆角段、苋菜，清气又好看。菜是娘在自家院种的，就一小片，掐了又长，长了又掐，能吃一夏天。我吃了两碗，又喝了半碗面汤。爸说：“你小时候就爱画画，咱家墙上到处是你画的。”他说这话时脸上的高兴劲儿，跟几十年前一样。

午饭后我扛着画具去村西头。过了路就是我们村最大的坑塘，我小时候在这儿凫水摸鱼，快活得很。

坑塘还是那个坑塘，水浅了又深，深了又浅，风还是那阵风的味道。我掏出笔刚勾了两笔，芦苇从里扑棱棱飞起两只鸭子，水花溅起来，亮晶晶碎了一塘。

坑塘那边传来脚步声，踩着碎土坷垃，咯吱咯吱的。记守从家里出来了，给我拿了瓶水和几个青红枣子。他望了望那片玉米地，嘟囔一句“今年墒情还行”。没再多说，挎着篮子走了。背影瘦瘦的，步子却很稳当。

我一直画到天擦黑，才扛着画具往回走。经过过去的打麦场，望见那棵老柳树，树干空了心，树洞里却长出一蓬野花，紫莹莹的，在暮色里轻轻摇。根扎在朽木里，朽木养着新花，新花开在空心里。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了。忽然想起小时候爬这棵树的情景——那时树还没空，我骑在树杈上吹柳笛，记守在底下仰着脸等。

我继续往家走。母亲坐在门道的矮凳上，桂花树守在门外的墙边。夕光从门外斜斜地探进来，洒在她银白的发髻上。桂花枝叶还茂盛，就等八月香了。我说娘我走了，她点点头说：“路上开车慢点，下回早点回来。”

开车回城的路上，右手摸到那瓶矿泉水和枣，手心里圆圆的，凉又暖。布谷鸟还在叫，还是从前的叫法，不紧不慢，一声追着一声，从六月的最后一天追到七月的第一天，追到青纱帐最深最密的地方去。

伏岭，皖南一个神奇的村镇

■ 郑圣辉（合肥）

我第一次知道伏岭下，还是在近五十年前，十五岁初中毕业进县城参加中考的时候。尽管后来往返县城与老家多次经过，但由于我的家乡原绩溪县胡家乡二十余年前才在区划调整时并入伏岭镇，所以，对我这个“后来”的伏岭人来说，它是有什么几分陌生而神秘的。

绩溪县伏岭镇伏岭村，它位于徽杭古道安徽段起点，是古代徽商往返浙皖的重要交通节点。对伏岭的山水、人文，甚至村名，我都颇感神奇。这个地方，你了解得越多，“神奇”的感觉就会越强烈。

一

这里有一片神奇的山水。从绩溪县城出发，驱车往东北方向，过了瀛洲、过了龙川，不过10多分钟，便进入伏岭地界。沿途东望，奇峰高耸，怪石嶙峋。

据《绩溪县志》记载：北挽东天目、西携黄山的鄣山，“古称三天子都、三王山、鄣峰。春秋时代，吴越以此为界，单体巨石百丈岩就是一块天然的界碑。”

在鄣山大峡谷的奇石世界里，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世界第一单体巨石”百丈岩，如巨钟覆地，似宝鼎擎天，破云而立。百丈岩顶峰出现的灵光，是在蔚蓝的苍穹中，幻化出美丽的七彩光环，让人感到净化纯真，超凡脱俗。它被称为最神奇的“中国天然金字塔”，据地质资料记载，这是大约一亿年前中生代至新生代一次断裂形成的花岗岩体。

离上次游览已时隔十多年，但鄣山大峡谷神奇壮美的风光，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

伏岭镇境内的登源河，发源于徽杭古道江南第一关。听说，每遇山洪暴发，急流夹带着

沙石倾泻而下，冲刷着河床，年复一年，在河底裸露的岩石上留下一道道水的印纹。因此，伏岭还得了个雅名——纹川。如今生态水利好了，河床终年难呈现，人们也就很难观赏到这一奇观。

二

这里有一个神奇的千年古村落。伏岭是真正的徽文化核心区，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传统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伏岭古称佛岭，佛林，因群山形似群佛听经而得名。邵姓家族自南宋居此，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明朝时，伏岭村人口规模、空间格局和文化氛围已成古徽州之最，绩溪县第一，号称“千灶万丁”。村内古祠堂、古民居、古巷、古树、古井，星罗棋布，遗存有唐宋古井，宋元石街和明清古建筑约百处，如今很多还保存完好。

舞狮是伏岭村一项神奇的文化特产。每逢正月十五，村民们齐聚村头河滩祭坛，祭祀山川之神狍。面朝大鄣山鸡鸣尖，烧起木柴火堆，两个壮汉身披彩布饰勇猛出场，绕火堆领舞，随后村民手执火把伴舞，在鼓乐鞭炮声与呐喊声中驱逐山中恶兽。随行队伍各作自由表演，旁观者亦呼吼助威。狂舞之后，“神舞狍”领队绕村巡游一圈以驱除村中邪气。伏岭百姓将其视为神圣的活动，保留至今，成为省级非遗民俗。

若有合适的机会，谁不愿前往伏岭，亲身去观摩体验一下这个安徽特有、韵味独特的民俗遗存？

原汁原味的徽剧，依然在伏岭村老树绽开新枝。正月初四至元宵节演徽剧，是伏岭村一大盛事。当地建起了长效机制，徽剧“童子班”得以长存。游人可沉浸欣赏始于明晚期的原

生态徽剧，为伏岭树起一个闪亮的文化品牌。什么时候，我又能在白墙黑檐下，观赏这别有一番风情的霓裳剧艺呢？

如果说绩溪是徽菜之源，伏岭便是徽厨之乡。相传隋唐以来，这一带就有“祭汪公，摆琼碗”的风俗，造就了一代代民间烹饪高手。清末民初，伏岭人十有七八外出从商，剩下的十之二三便外出掌勺，为全国各大酒楼烹制佳肴。毛泽东同志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道“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当年为毛主席烹制武昌鱼的厨师，正是伏岭人。我大姨父就是从伏岭走出去的北京京西宾馆大厨，三个表哥全是厨师，大表哥的儿子也是厨师，女儿从事着饭店的经营工作——这片神奇的土地就是这样，盛产徽厨世家。

当今的一些伏岭人，未忘祖业，发扬传统。出生于上海市虹口区、祖籍伏岭下村的邵之惠，长期从事徽文化研究，著有《徽州文化全书（徽菜）》《徽菜》等，被誉为“中国徽菜田野调查第一人”，同时是省级非遗“赛琼碗”代表性传承人。徽菜史学与烹饪理论研究学者邵期静，对徽菜的历史渊源、社会基因及核心技艺进行了系统梳理，著有《史说徽菜》等。在邵期静看来，徽菜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活化石”，通过肴饌的品、意表达思想交流与情感传递，体现了《周礼》中“礼食合一”的思想。

三

伏岭村令人称奇的，还有邵氏宗族的人才荟萃，以及古今名人的传奇轶闻。

小时候就听我二伯父讲过有关邵老四《四两七与四两漆》的故事。他是清嘉庆年间著名“草根师爷、侠义讼师”，原名邵筠国，号国宝，以兄弟排行绰称“邵老四”。他从小笃学，行侠仗义，洒落不羁。曾任奎文阁典籍，处乡党、善

三公山的第一波流量

■ 刘萍（芜湖）

今年春天的映山红赏花季，让无为三公山着火了一把。4月18日，进山车辆五千六百余台，赏花者数万人；第二天，客流再攀新高，景区限流。

但仅仅六年前，即便是无为本地，也鲜有人了解偏居西南一隅的三公山，它在互联网上了无踪迹，像一个未被唤醒的梦。

我一直在无为工作。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后，旅游属于我分管的工作范围，我们一直想寻找一个突破口。2020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对着无为地图琢磨了一下午，临下班时，忽然灵光一闪：明天，去昆山镇三公山看看。

次日，约好与昆山镇党委书记王继生、副书记伍郁等一行人车头踩点。王继生和伍郁刚从别的乡镇调来，他们对这片山水怀着一腔滚烫的热情，迫切希望把“藏在深闺”的三公山推到世人面前。一个优秀的乡镇干部，其实就是一个怀揣理想的筑梦者，他们迫切地要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把脚下的土地建成心中的理想国。

三公山无边的竹海和冷清的泉水，令人沉醉，但却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因人迹罕至，到处杂草丛生，最近才把这段路清理出来，不然人都无法下脚。

我们的第一步，是做一部宣传片，让大家知道三公山的存在。电视台派出最强的编导和摄像，但片子的灵魂在文案。我想起我的学生苏小伍，他是昆山镇双河村人，极富才情，重要的是他熟悉三公山，

用他的话说，小时候他每天早晨站在门口刷牙，就面对着三公山。当时他在新西兰工作，我电话拨过去，他欣然应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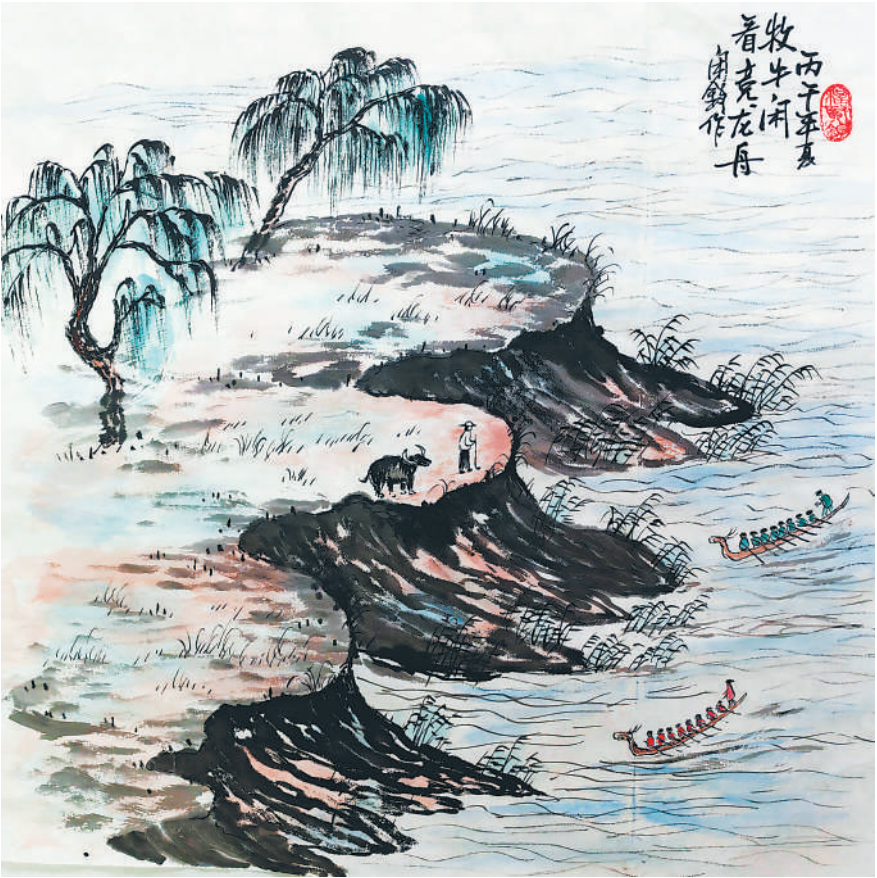
初稿很快发来。苏小伍倾注笔端的深情，令人泪目。他写山里人采了茶，明前茶、谷雨尖舍不得喝，留着待客。夏天的大叶子苦涩但耐泡，母亲早晨用大茶缸泡上，带到地里喝一整天，那茶水变成同样苦涩的汗水，滴滴大滴地砸进土里，滋养着庄稼。这样的文字，是有根的。

我把稿子发给他的高中同学王媛媛，请她提意见。王媛媛是2004年无为文科状元，当年考入北大新闻系，这时在一家头部平台公司从事策划工作。没想到，她看了稿子后几乎全盘否定。她从传播学的角度直言：宣传片的文案，不在文字有多美，而在能否流传，能否让观众记住，然后说给别人听。

为便于交流，我们建了微信工作群。新西兰与国内时差四个多小时，苏小伍和王媛媛白天上班很忙，能在群里一起讨论的时间是深夜一两点。起步阶段我们没有经费，也付不了任何报酬，但无为人的桑梓之情代代相传。

一个景区的打造，首先要确立自己的IP，一个有辨识度、能产生流量的文化符号。讨论之下，确定将三公山的IP定为“花”和“茶”，让春天的映山红与大片茶园形成视觉和情感的双重冲击。

苏小伍反复斟酌，修改后的稿子让大家眼前一亮，那些句子如林中山泉，生动、流畅，散发香气。王媛媛建议将宣传片定名为



牧牛图看竞龙舟（中国画）程贤钧 作